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辑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辑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成都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

封面题字：黄稚荃
封面设计：王博文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成都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内部发行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工本费：0.70元

目 录

- 一、“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亲历记……………朱戒吾 (1)
- 二、抗日时期成都遭受敌机轰炸惨状的回忆
……………杨锡民 邓璞如 (32)
- 三、刘文辉与蒋介石明争暗斗的片段……………吴剑洲 (39)
- 四、军统保密局成都站的罪恶活动……………饶琳 (50)
- 五、前国立成都大学史略……………苏友农 (65)
- 六、对华西大学的回忆……………姜蕴刚 (77)
- 七、石室杂忆……………陶元甘 (90)
- 八、尹仲锡与慈惠堂……………陶亮生 (106)
- 九、回忆数学家何鲁……………彭用仪 罗元晖 (122)
- 十、锦城艺苑话天籁……………滕环 曾荣华 (133)
- 附：天籁补遗……………周芷颖 (141)
- 十一、成都劝业场的变迁……………陈祖湘 姜梦弼 (144)
- 十二、三军时代成都造币厂与金融风潮……………张民岩 (160)
- 十三、百年酱园太和号……………胡叔樵提供 姜梦弼整理 (177)
- 十四、成都四大恶霸……………康兆奎口述 吴绍伯记录 (190)
- 十五、有关第一、二辑所记史实的存疑和正误…………… (208)

“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亲历记

朱 戒 吾

八年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人侵占的我国领土的后方坚持斗争，发动人民群众，抗击了百分之六十的日军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伪军，收复了广大的国土，建立了包括一亿以上的十九个大大小小的抗日民主政权，与日伪军进行广泛持久的人民战争，迫使日伪军困守在孤立的的城市据点和片断的交通线上，进退两难。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蒋介石政权都为了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放弃了大片国土，龟缩在西南一隅，等待胜利。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果然把胜利等来了。蒋介石为了顺利地抢夺胜利果实，三次电邀毛泽东主席赴渝，面商“和平建国”问题，中国共产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也为了在争取和平的过程中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丑恶面目，以利于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毛主席、周副主席于八月二十六日亲到重庆去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经过四十三天的反复协商，于十月十日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十二月美国政府派马歇尔元帅为总统特使来华，借“调处国共军事冲突”为名，意在从各方面加强美国的侵华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地位。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布置内战，在美帝国主义的授意之下，也在表面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关于停止内战的要求。一九四六年一月，国民党政府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发布了停战令，并组成了有美国代表参加的“三人小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

部”，作为贯彻停战协定，就地视察监督，调处国共双方军事冲突的执行机构。

在抗战胜利前夕，我在国民党陆军第一三七师任少将参谋长，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内部矛盾和斗争，我被迫离职，到重庆军官总队等待转业。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军官第二总队长傅正模来第一大队点名，晚上接到通知，要我和鲁次辛、李忻三人次晨到军令部去见龚副厅长。我们去见龚后，他说：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需要人，要当过参谋，能绘图和懂点英语的，是暂时调用，工资仍由军官总队发放。我们都很高兴，认为这项工作很有意义，借此一游故都，也是难得的机会。三月一日，由军令部一位参谋送我们到机场，才知道国民党方面还有军官第一总队学员关上校和周大维中校，张翻译和电台人员二人。中共方面有滕代远将军和罗瑞卿将军的夫人等。美国方面是饶伯森先生及其随员。我第一次看到三方面人员同乘一架美国海军运输机，感到三方面人员，安危共济，和平前途，大有希望。飞机在北平上空低飞盘旋了几圈，皇宫的雄伟，天坛的壮丽，街道的方整，昆明湖的碧波，历历在目，令人心旷神怡。可是，飞机在南苑军用机场着陆，眼见停放了几十架美国“黑寡妇”战斗机，又感到火药味甚浓，耽心美苏以我华北为战场，刚才的兴致便打了折扣。

从三月二日起，我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以下简称军调部）国民党方面（以下简称国方）调处科（后改科为处）任参谋。七月至十月，我任第三十六执行小组国方的小组长，地点在吉林省白城子，后来迁到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十月至一九四七年一月，我调任“长春分部”国方调处处处长，地点在长春。时间虽不到一年，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职务和地点，因此，本文就分三段来叙述，但仅是个人的亲身经历，而不是“军调部”活动的全貌。

军调部的组成

“三人小组”是共产党、国民党、美国三个方面代表的协商组织，“军调部”是“三人小组”的执行机构。“三人小组”由中共方面（以下简称共方）周恩来副主席，美国方面（以下简称美方）马歇尔元帅，国方张治中将军所组成。张治中调新疆任职后，由陈诚、徐永昌等先后继任国方代表。“军调部”的领导由三方委员组成：共方委员叶剑英将军，美方委员饶伯森先生，国方委员郑介民中将。负实际责任的是三方参谋长，各自管理本方的业务。共方参谋长罗瑞卿将军，美方参谋长海克斯海军上校，国方参谋长蔡文治中将。三方各自设立调处处、交通处、整军处、办公厅等。调处处是管理军事冲突的调处及其派出的先后共三十六个执行小组。国方调处处处长是陈瑜少将。五月以前称调处科，科长卢福宁上校。情报科科长杨文杰上校，交通处处长张六师少将，整军处长董家瑞少将，副处长曾光汉少将，办公厅主任唐燕少将。自元月十日停战协定签字，次日蔡文治参谋长即率领有关人员飞往北平，会同共方、美方开展工作。三方人员的生活由“战地服务团”统一安排，分住在各大饭店，办公都在北平协和医院。大门口有两个武装守卫，一个是八路军战士，另一个是国民党宪兵。

三方都说：“为了和平”

我在国方调处科任参谋时，科内有参谋十人左右，我承办热河境内的调处业务。当时在热河有三个执行小组，即承德小组，朝阳小组，赤峰小组，但赤峰小组在我接替时已是名存实亡了。

调处的依据是一九四六年元月十日的停战令规定国共双方在停战令下达后的元月十三日二十四时即午夜的部队位置为停战线，就地停火，互不前进。在“军调部”内称为和字第一号命令，要求国共双方共同遵守。调处会议时，三方以美方为主席，但主席仅限于主持会议，没有仲裁权，必须三方主要是国共双方取得一致协议才能发生效力。三方公文往返，都是中英文并用，以备忘录的形式，俨然外交文件。国方人员都喜欢说几句英语，蔡文治参谋长就带头不使用国民党军队的繁琐礼节而是美军的方式，大家都力求洋化，只恨鼻子不高。一到下班又各自找门路，跳舞、看戏、逛胡同、吃酒、打牌，保持了一般国民党军官的本来面目。

四月中旬，科长卢福宁上校要我同他一道出席三方调处科长会议，对我还是第一次。见面时，三方人员互道寒暄，各自介绍与会人员：共方调处科长雷英夫上校，翻译王光美小姐，美方是白鲁德准将的副手。讨论的内容是中原方面一个小组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战协定，要求调查处理。三方代表在发言中都表示：“为了和平”，也没有激烈的争论，而是交换意见之后，一致同意由小组进行调查。三方握手告别。看来和平调处是有希望的，三方都一再说：“为了和平”。

五月的热河战争

到了五月，军调部就感到逐渐不平静了。东北打得很热闹，东北战事影响热河，热河是东北侧背，关系东北补给线平沈路的安全，平津的屏障，是兵家必争之地。早在三月十二日和二十日国民党的喉舌中央社就宣传：“热河共军纷纷东调”、“热河共军增集，企图未可判断。”到了五月六日更宣称：“热河共军向山海关挺进”、“大举挺进绥中，继续破坏铁路。”这即反映国方耽心东北侧背的安全，又是害怕平沈路交通的断绝。参谋长蔡文治特别下令：对热河要一天一个备忘录，以引起美方重视，

牵制热河共军，掩护东北国军的进攻。我是承办热河业务的参谋，深感一天一个备忘录哪有那么多事实来提！卢福宁科长说：“一件事可以分成几次提出，小组也会给你以资料的。”果然，承德、朝阳两个小组特别是承德小组都不断来报告，如说共方破坏停战协定、辱骂领袖，扣留小组人员与限制活动等等。当然，根据和字第一号命令，攻击共方违反停战协定是可以的，对辱骂领袖一节，我们也明知国民党的领袖，共产党和人民是不承认的，但为了完成一天一个备忘录，也只好说：“蒋委员长是全国人民的领袖，凡属中国人都应该尊敬，不该辱骂”，强词夺理地来向共方提出抗议并通知美方。至于限制乃至扣留小组人员则提出抗议，更振振有词了。由于一天送去一个备忘录，我也预感到热河暴风雨的即将来临。

热 河 之 行

五月中旬，共方以国军第十三军石觉军长指挥部队向热河全面进攻，向国方提出严重抗议的时候，中央社则反而宣称“热河共军全面总攻”，说是据锦州十八日电：“热河共军自昨日起，以十七个旅之兵力向西起平泉，东达北票之六百里国军防线发动全面进攻，国军迄至昨晚十二时仍在奋力抵抗中，共军此举纯系有计划之行动，企图于短期内消灭国军第十三军之主力，占领热河全境，造成既成事实，然后俟机进攻锦县，使进入东北之国军陷于绝境。”这既是国民党先发制人的宣传惯伎，也反映了他们的深重隐忧。因此国方也同样向共方提出严重抗议。十九日上午十时，我突然接到命令，要我立即飞热河配合承德小组进行调处，制止热河战争。我连回崇文门大街德国饭店取盥洗用具的时间都没有了，立即赶上飞机，同机的有共方李聚奎将军，美方克拉克中校。次日的中央日报以头条消息报导：“军调部派员赴热河督促停战”。内容是：北平十九日电：“热河共军违反停战令，近

又调集大军发动全面总攻，据悉，军调部政府方面为促进共军遵守停战命令，除对中共方面提出备忘录外，已派朱戒吾上校于今晨专机飞承德，督促小组执行停战命令，闻朱氏将转赴朝阳一行。”

承德是八路军冀热辽军区所在地，军区司令员是肖克将军，军区参谋长李聚奎将军。我征得美方克拉克中校同意，邀请李聚奎将军和我三人先行商谈，李以无共同任务为辞。我建议共同列席承德小组会议。承德执行小组会议召开时，共方组长段苏权将军，美方组长鲁多上校，国方组长岳昌瀛上校都出席，会议中国共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战命令，特别是国方组长岳昌瀛上校态度横蛮，语言粗鄙，我察觉到共方很鄙视他，美方也为难，乃以列席身份建议：是谁破坏了停战协定，须待调查之后才能作出判断，目前应由小组国共双方，各自通知本方部队，立即就地停火，停止冲突，把战事真正制止下来，然后在局势稳定时由小组商定，选择主要地区进行调查、调处。小组三方同意讨论就此结束。嗣后据二十三日中央社消息：热河方面战事已呈停顿状态。

国共两方阴谋的泄露

小组会议完毕，吃了晚饭，我和同来的美方克拉克中校及其译员在招待所楼上依傍栏杆聊天。我说：“克拉克中校一定是西点军校毕业的？”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西点军校出身的走路姿势特别不同。”我不好说他那种骄傲架式与众不同。他很高兴地承认，大家就谈起来了。谈到今天小组会议时，他以俨然上级的口吻说：“岳上校的作法很不好，不应采取吵架的办法；你的作法很好，使小组会议能够平静下来，得出协议。你们应该贯彻和平调处方针，才能使共产党同意参加你们的政府，同意整编军队，那时，你们不是就达到目的了吗？”我当时认为美国人那一套比国民党更阴险，是软化共产党达到最后容共的目的。

的。后来我和岳昌瀛上校聊天时，才知道这次热河战争是为了配合东北战场国军十三军发动全面进攻，希望能夺取承德，不幸失败了。他还说：“同共产党有什么可谈的，只有武装消灭它。”这就反映了国民党蒋介石一贯坚持的灭共政策，与美方的目的也是一致，不过手段各有不同而已。同国方小组接触，才知他们报告国方小组人员被扣的真象：原来岳上校同石觉军长相识，石送与岳一枝美国卡宾枪，岳背在肩上在承德市上散步，为共方公安人员阻挡，后来知道岳是军调小组组长，也就人枪一并送回了。按照军调部三方协议，小组人员是不能携带武器的。

在解放区所见

解放区是什么情况？解放军又是什么情况？是我很久以来就想知道而又隐藏在心中的问题。在去热河的飞机上虽然鸟瞰了万里长城，承德行宫和八大庙，但我更留心于上述情况。飞机着陆在承德机场上，一位手持红白小旗在指挥的人说：“汽车还未来，请稍候。”即陪同我们到休息室，为我们准备茶水。他一身灰色旧军服，又无标志，看样子可能是一位干部。闲谈中他问我是四川那里的人？我说成都。他说那是他的第二故乡。他说，他是山西人，哥哥在成都华西大学教书，随同哥哥在成都读中学和大学，后来到苏联学航空四年，不久前才回国的。他向我问成都的近况甚详。这个从苏联学航空回来的共方空军人员的诚朴形相，使我联想到国民党空军人员生活腐化糜烂的恶劣情景，感到仅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素质的区别，解放区与国民党统治地区真是两种不同的天地。一天午睡起来，听到楼下在唱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原来是守卫招待所的一排解放军战士在唱歌，在学习文化。我看见他们用瓦片在地上写字。就想到国民党对军队是用愚民政策，不仅不教士兵学文化，而是认为他们越愚蠢越好统治。当然在打仗时又希望士兵能

聪明一些。后来在楼上大会议室里又看到一条标语：“没有文化的军队是野蛮的军队。”注明是朱总司令讲的，他们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还注意提高士兵的文化，使我触动很大。墙脚边一位女同志在种西红柿，我帮她栽，也就闲谈起来，她是北平燕京大学的学生，来解放区还不久。她穿的军服长到膝间，使我萦绕一个问题：这些具有高级知识的青年，为什么偏要到解放区来过艰苦的生活？

我这次到热河的时间太短，仅仅五天，原定还要到朝阳小组，由于朝阳上空大雾大雨，飞机无法下降，只好飞回北平。我希望能有机会再到解放区，看看那些新鲜动人的事物。

东北战局与“北平盛会”

“东北不在调处范围之内。”

从“九一八”事变国民党把东北拱手送与日本帝国主义以来，收复东北是全国人民关心的大事。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八路军迅速前往东北，从日伪军手中夺回沦陷多年的国土，而国民党军队还远在西南，但他们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以优越的海空运输力量，先后运了七个军到东北，如孙立人的新一军，廖耀湘的新六军，都完全是美式装备。还把在越南受降的云南军队曾泽生和卢濬泉两个军以美舰从海防运到东北。三月十三日国民党军进入沈阳，当时美帝除武装占领南朝鲜外，还在我北平、天津、秦皇岛、山海关等处驻军，既想用以迫使苏联军队撤出东北，又可掩护国军进入东北。这时，军调部国方内部明确指示：“东北不在调处范围之内。”理由是国军是从苏军占领下接收东北，东北原无共军，和字第一号命令即停战令不适用于东北，一句话，就是国民党要独占东北。但在承办东北业务的参谋人员中也私下嘀咕说：“东北也原无国军呀！东北本有共军怎好不承认呢？”感到国方理由不能成立。

由于东北国军向北挺进，遇到了共产党军队的阻挡，三月十八日四平街形势危急，双方发生激战。三月二十一日，共军占领了四平。东北局势严重，在三人小组的直接协议下，国方才不能不承认东北的现状，军调部决定派小组进入东北工作。三月三十一日美方组长白鲁德准将到达了锦州，四月二日共方组长饶漱石、耿飏、许光远将军等到达沈阳，四月八日成立沈阳中心小组，由共方小组长饶漱石、美方小组长朴梯尔、国方小组长赵家骧组成。在中心小组之下，还建立第二十八执行小组和第二十九执行小组。到了六月初，又建立“长春分部”。办公地点在长春中长理事会大楼又名铁路宾馆，共方委员为伍修权将军，美方委员为载尔伯门准将，国方委员为蔡宗濂少将。国方其他人员有参谋长周励武少将，调处处长吴行中少将，情报处长杜敬箴少将，上校参谋高启生，胡泽勋，中校参谋张哲先等。

长春分部下属的八个执行小组：

番号	地 点	共方小组长	国方小组长	美方小组长
27	沈 阳	王 首 道	董 承 烈	许 尔 曼
28	四平街	耿 飏	刘 建 义	贺 恩 斯
29	海 龙	谢 南 生	韦 佩	莱 雷
30	鞍 山	张 经 武	王 天 任	戴 文 波
33	吉 林	王 挺 乾	蔡 文 猷	德 莱 克
34	德 惠	袁 任 远	黄 界 新	马 亭
35	双 城	李 初 梨	章 沛 霖	克 礼
36	白城子	朱 光	陈 公 略	巴 鲁

上述人员、地点，以后都有些变动。

四平街之战与“北平盛会”

国民党以接收沦陷区为名，从三月十八日晨起向四平街中共的军队发起进攻，先后以七个师的兵力，从南面、西南、西北三

方面向四平街进行了猛烈的包围攻击，国民党军队倚恃着他们的美式装备，每小时发射二千发左右的炮弹，加上飞机助战，满以为在几天之内，就可以从东北人民手里夺取这一座和平民主城市。但东北民主联军的坚强抵抗，使他们不断碰壁，经过两个月的激战，驻守四平街的东北民主联军在给进攻者以重大打击后，五月十九日有计划地转移阵地。于是国民党方面大肆宣扬他们取得了所谓“重大军事胜利”。五月二十三日，蒋介石迫不及待地率领白崇禧、张嘉璈飞往沈阳，二十七日在沈阳召集文武大员训话说：“东北九省为我国之生命线。”表示要全部从共产党手里夺过去，气势汹汹，炫耀武力。蒋于飞往长春视察后，于五月三十日飞抵北平。北平市政府于六月一日夜在怀仁堂举行盛大晚会，欢迎蒋介石，并对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胜利表示庆祝。出席晚会的有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美方少校以上，国方上校以上官员约五百余人。众人坐定后，黄仁霖大呼：“主席、夫人到！”众人起立欢迎，蒋介石点头微笑，顾盼自雄，由李宗仁夫妇陪同坐在第一排沙发上。当夜演出的京剧剧目是“打瓜园”、“樊江关”“庆顶珠”、“龙凤呈祥”等，演员有叶盛章、李少春、谭富英、李多奎、张君秋、尚小云、小翠花等，都是当时出类拔萃的名角。他们当然是被市政当局征召而来的。

蒋介石看高兴了，叫增演一出他最欣赏的“华容道”。前四出剧都准备了英文说明书，临时添演的“华容道”就由黄仁霖登台用英语作了内容介绍。次日各报多以“北平盛会”的标题报导，为国民党在东北的所谓“胜利”和蒋介石到北平视察，大唱赞歌。

次日上午十一时，蒋介石又在怀仁堂主持了联合纪念周，到北平党政军警宪各方面的负责人和高级人士，军调部国方少校以上人员也参加了，共约一千人。蒋介石戎装到会，行礼如仪后，讲话约四十分钟，除了讲一些北平乃全国重要城市之一应如何整

顿外，特别眉飞色舞地谈到他亲到东北的视察，说什么四平街之战，完全是国军强大的力量打下来的，共产党真是不堪一击。但又色厉内荏地说，今后仍要通过和平调处达到整军的目的，以统一军政、统一军令、统一国家。最后还勉励在军调部工作的国方人员说：“你们要努力调处工作，努力学好外语和外交上的礼仪，将来军调部结束后，就派你们到外国当大使馆的武官去。”大家都从蒋的谈话里感到，今后的谈，只是为了打，预示大打即将到来。

但是，北平庆功盛会之后不到七天，国民党方面还在为四平街的所谓“胜利”而自我陶醉的时候，六月七日国民党第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副师长郑祖志已通电宣布，即日率部在海城起义，反对内战，参加东北民主联军，这就给蒋介石一伙的洋洋得意泼了一大盆冷水。

震动军调部的两件事

六月十五日在一次三方会议上，国方蔡文治参谋长离开了北平，由纽先铭少将副参谋长代表出席。在国共双方争执中，纽先铭骄横地说道：“这样军调部就只好关门，废除停战令。”会后共方发言人黄华秘书召集中外记者宣布了纽先铭说的军调部只好关门和废除停战令的讲话。据说美国总统杜鲁门见报大惊，电询蒋介石，为何计划尚未完成，即关闭军调部？蒋介石也感到意外，查清情况后，不得不将纽先铭撤去副参谋长职务。六月二十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报道：“军调部发表声明，谓停战令并未取消，共产党捏造事实，为其行为藉口，美方已将事实真相向马歇尔报告。”这一闹剧说明，蒋介石还要继续利用军调部，并且他也不敢违反美国主子的意志。为了稳定人心，他还干脆把军调部国方人员列为正式编制。我原由军官总队发放工资，也改由军调部发给，好象这个临时拼凑的机构，已成了固定机构的样子。但

是，因说了错话而被撤职的组先铭少将，却又荣膺了国防部二厅一处处长的新职，后来听说，他又调任了台湾省台北的警备副司令。

另一件事就是中原方面国方前线部队送来了俄式机关枪两挺的照片，据称是俘获共军的。照片转交美方后，立即引起美方重视，如获至宝，大批美方记者和人员，慌慌忙忙地赶乘飞机，前往现场调查。我当时也感到惊奇，但他们调查一阵之后，却又鸦雀无声，没有下文。探询内容始悉美方原怀疑苏联以武器支援共军，得照片后，以为证据确切，大可据此对苏联振振有辞地进行指责。谁知这种俄式机枪，系抗战初期苏联援助我国的武器，是直接交与国民党政府，而共军却从国军手中缴获的，一场紧张局面，遂告烟消云散。

二

随李敏然先生沈阳之行

我热河之行后，感到解放区事事新鲜，但以时间太短，见闻太少，即向蔡文治参谋长要求给以到小组工作的机会。七月十五日我被发表为第三十六执行小组的组长，即率翻译吴启业、电务员陈××、宪兵中士莫奎先等飞到长春分部报到，再转赴白城子小组住地。到长春后，适李敏然先生（即李立三）代表东北民主联军前往沈阳会晤杜聿明长官，于二十二日来长春。二十三日郑洞国副长官、新六军军长廖耀湘、长春市市长尚传道在铁路宾馆（日本、满洲国时期称太和宾馆）礼堂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会场门口的大字横标写的“欢迎李敏然先生”除长春有关首长外，军调部三方面人员及记者百余人也出席作陪。席间郑副长官致欢迎词后，李敏然先生致答词，首述对郑、廖、尚各首长之盛情招待，表示

感谢，继述他此次临行时，林彪将军曾言，民主联军决不先放一枪，愿东北之和平局面，足以促进全面和平。二十五日长春分部国民党方面蔡宗濂主任派我随他一道陪李敏然先生到沈阳。他向我说：林彪是黄埔学生，与杜长官是同学，美国人想从中拉拢，使他二人见面，可惜林不来，为了顾及美国人的面子，才派李敏然先生代表他来的。”抵沈次日，《沈阳新报》报导：“林彪代表李敏然氏于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十分由长春乘专机抵沈阳，与李氏同来者有军调部长春分部政府代表蔡宗濂少将、朱戒吾上校，李氏之女秘书周毅、副官张凤翔及各报记者同来……”我没有参加李、杜会谈，仅参加了沈阳市长董文琦为欢迎李敏然先生举行的盛大宴会和杜聿明长官在长官部五楼招待李先生的宴会。杜的宴会只有两席，这个长官主人没有和李先生同席，却在席间与我谈成都是天府之国的闲话，我感到不够礼貌，不敢作过多的回答。后来杜向李先生提出修复松花江铁桥以利交通的意见，并暗示将武装修桥。李答以恢复交通他极赞成，但目前条件还不成熟。如果是武装修桥，那当然是另一问题了。三十一日李离沈阳飞长春前向沈阳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说：“会谈停止冲突，尚未获圆满之结果。惟以彼此皆能开诚布公交换意见，能使互相进一步了解，将有助于未来和平问题的解决。但丰满输电问题，已得到解决，换俘问题，由军调部商讨解决。”回长春后，李又参加了郑洞国副长官举行的“欢送李敏然先生”的盛会。我对东北和谈前途，感到又有一线曙光。八月三日上午八时，我率小组成员陪送李敏然先生并前往白城子小组住地，李先生在哈尔滨下飞机与我握手告别时说：“解放区生活条件差，有什么困难请向当地同志提出，他们会尽可能地去办理的。”飞机随即飞向齐齐哈尔，我下飞机转火车到白城子。白城子即洮安，在吉林与内蒙边境，属吉林省。在日伪时期有一个空军前进着陆场，但早已破坏。